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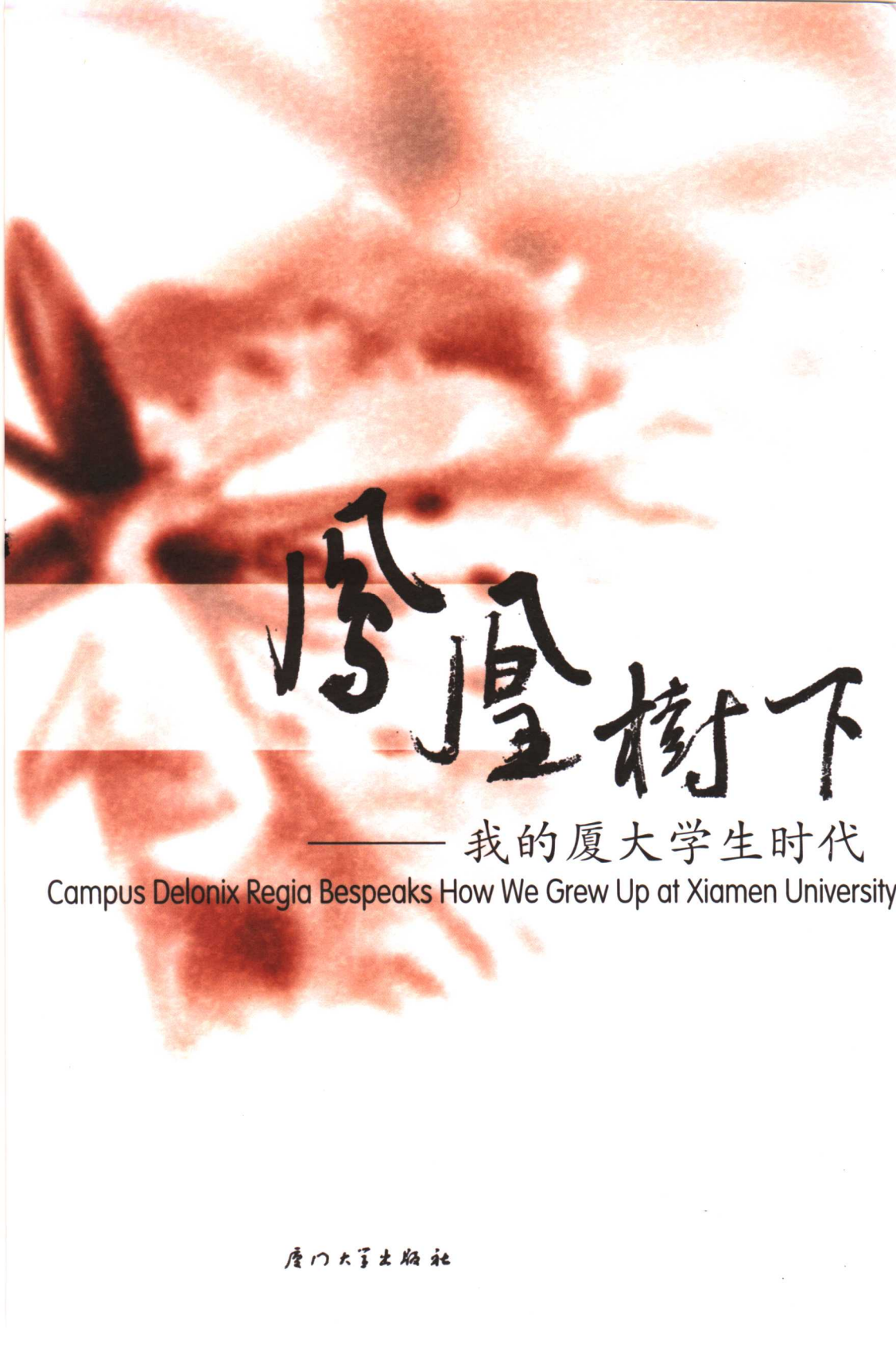
陈福郎 主编

凤凰树下

我的厦大学生时代

Campus Delonix Regia Bespeaks How We Grew Up at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出版社



凤凰树下

—— 我的厦大学生时代

Campus Delonix Regia Bespeaks How We Grew Up at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树下:曾经厦大学生时代/陈福郎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5615-2532-X

I. 凤…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39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361021)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7.5 插页:4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8 000 册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当你迈进“南方之强”
枝叶茂盛火红灿烂的凤凰花
托起你人生美好的憧憬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知识的富矿多彩的生活
谱写出你青春的动人乐章
你曾经厦大
岁月可以洗旧一切
却洗不掉青春的记忆
大学时代是你的青春驿站
更是你人生永不熄灭的亮点
无论风把你吹向何方
凤凰树下永远站立着你的身影

主编手记

主编简介：



陈福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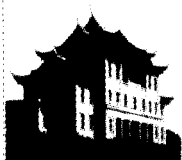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录

凤凰树下

001	叶国庆[21级]	我们那时候
004	振 [27级]	母校生活鳞爪
008	杜复钦[32级]	记忆中的往事
013	樵 [34级]	在校生活剪影
016	陈 白[36级]	厦岛回忆
022	昭 [40级]	片段的回忆
026	陈兆璋[42级]	五十年后怀恩师
034	胡师杜[42级]	厦大在长汀
039	吴厚沂[42级]	母校与我
044	朱良灏[42级]	我的厦大生活
047	李雪卿[43级]	笃行仕女趣事多多
050	彭驾骅[44级]	鹭江深且长 彭家四代厦大情更长
060	洪永宏[47级]	追忆“囊萤”
065	许怀中[49级]	在囊萤和映雪楼上
068	黄金陵[51级]	金色的年华奔腾的岁月
073	庄钟庆[51级]	书香不绝如缕
075	黄伙泉[52级]	从我的记分册谈起



- | | | |
|-----|----------|---------------|
| 078 | 陈超真[53级] | 一张半世纪前的录取通知书 |
| 083 | 周勇胜[53级] | 五老峰上忆虞师 |
| 087 | 杨仁敬[54级] | 磨练催人奋进 |
| 095 | 朱立文[55级] | 一次下厂普查的追忆 |
| 100 | 周添成[55级] | 难以忘怀的往事 |
| 104 | 高令印[56级] | 我们在碧山岩寺里做“和尚” |
| 108 | 郭启宗[56级] | 先遣队奔赴三明 |
| 114 | 黄金镇[56级] | 在逆境中奋起 |
| 119 | 胡明辉[56级] | 学生年华的黄金片段 |
| 125 | 刘 光[56级] | 我的大学生活扫描 |
| 130 | 林其泉[56级] | “八二三”后护校一百天 |
| 135 | 邹明清[56级] | 沸腾的群山 |
| 140 | 陈毅明[57级] | 在不寻常的岁月里成长 |
| 146 | 吴文华[57级] | 我心目中的陈碧笙老师 |
| 151 | 余扬政[57级] | 雪泥鸿爪 |
| 162 | 陈家春[59级] | 光之三题 |
| 165 | 黄种生[59级] | 遥远的记忆 |
| 174 | 包恒新[60级] | 凤凰木外三章 |
| 180 | 陈安全[60级] | 特殊年代厦大生活片段 |
| 185 | 黄奇石[60级] | 青春之梦 |
| 197 | 黄兆芬[60级] | 心中有希望 幸福无处不在 |
| 200 | 杨聪凤[60级] | 我是凤凰树上的一片叶 |
| 206 | 张思鉴[60级] | 两回母校 |
| 210 | 郑懿德[60级] | 蓝色的小书包 |
| 216 | 王书声[61级] | 中国人的幽默 |
| 222 | 吴文尧[61级] | 凤凰树 芙蓉楼 |
| 226 | 张初考[61级] | 缅怀王亚南校长 |



228	陈慧瑛[62 级]	春 泥
234	潘文森[62 级]	难忘芙蓉情
238	杨 斌[62 级]	芙蓉楼下的日子
243	曾实新[62 级]	心中有座母校
248	沈世豪[63 级]	带枪的大学生
251	郑传芳[64 级]	月牙池纪事
256	蒋伯英[65 级]	初到厦大
262	林秀平[73 级]	风雨中的午餐
265	陈支平[76 级]	我的大学之路
270	林擎国[77 级]	难忘而立之年后的大学生涯
275	吴立平[77 级]	酒的故事
282	郑启五[77 级]	1981 年的凤凰花
286	朱水涌[77 级]	结婚那一天
292	林丹娅[79 级]	我们 7901 词语
302	郑以勒[79 级]	国庆游园晚会征联记
306	薛鹏志[81 级]	长汀时代:诗启师的讲述
314	高 波[87 研]	过新年,过老年
319	陈心华[89 级]	“中毒”太深
324	黄鸣鹤[90 级]	厦大旧事
329	廖慧娟[90 级]	恋曲 1990 我们的爱与痛
336	王永盛[90 级]	那些不经意的日子
345	杨家慧[91 级]	怀旧的耳朵
349	陈意安[94 级]	曾经厦大
354	赖勤学[94 研]	收拾一街的幸福回忆之:书店篇
359	陈慰星[96 级]	大学的财富
362	辜恩臻[96 级]	最是那记忆的深处
367	刘美蓉[96 级]	但愿那海风再起



- 370 陈 玲[97 级] 最是那记忆
375 李秋沅[97 级] 说时依旧
383 余 娜[98 级] 厦大影事
390 罗春垣[01 研] 游击公司
401 陈法宁[02 级] 星期六上午
405 林宜青[02 研] 此岸 彼岸
409 李丹婷[03 级] 一夜长大
412 卢伊莎[03 级] 家在厦大
420 卢明辉[03 博] 沐浴师风 感受快乐
425 任雪婷[04 级] 选修趣事
429 王 兵[04 级] 时间的移民

434 陈福郎 编后感怀

Fenghuang Shuxia



我们那时候

◇ 21 级 叶国庆

我们那时候学校刚从集美搬到厦门来，校舍只囊萤楼一间，群贤楼映雪楼以及镇北关上教员的宿舍都还未盖好。演武场上，灰木砖石，东西堆叠。五老峰下打石的声音和教书的声音一样紧张，几百个工人，挥舞铁锤，赶备建筑材料。广漠的平地上划出交错不规则的行径，一边是蔓草零乱，一边是砖瓦纷披，新栽的相思树高不满尺，十足表现着筚路蓝缕的气象。

师生总共多少人，我现在记不清楚。我但觉得碰头便是同学、好不热闹。全体同学住一间宿舍，全体同学在一间膳厅吃饭。宿舍四人住一间，桌四张、椅四只，灯光交映，吟咏之声相和。膳厅里八人一桌，钟鸣而食，欣笑之声相闻。那时有许多外省同学不能适应这瘴病的闽南地，患着脚气病，于是，学校每星期要分发一次面包、一次甜薏仁粥。同学们逢着这日子，都吃得大腹便便。林校长每星期总有几次到膳厅来视察，告诉我们一些卫生事项。师生间交谊会很常开，那时没有纪念周，不过会总觉得很多。每次开会，教授们必和我们做一些游戏（这大概是从外国带回的），例如“室内跳高”是叫我们站着张口去咬那挂在竿上的苹果，“室内跳远”是叫我们张口大笑，口最开的算是跳最远的，闹得我们哄堂大笑。教授们私人请我们到他家或野外开会也是很常。林淑敏先生和欧元怀先生似



是最常请我们的，又是最有趣的。

“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这风声那时传遍全国。所以学校虽是初办，各地的同学都有。同学间由此便语言异声、风尚异习，但中间却有一共同点，这点我们那时叫他做“穷相”。怎说呢？同学中十分之八九是穿大褂的，膏泽不施、形容谈谈。每次逢着到厦市参加游行，宛若考场内走出来的一群穷秀才。吃饭时，遇着菜不够，各人袋中摸出小菜来，或是一包肉松，或是一包干虾米。吃的点心是山东馆的大面，每碗素的八分，荤的一毛二分。那时马路还未开筑。往厦市的路线，一条是由实验小学门前坐船（船资四毛），一条是走镇南关。同学们多半仗两只健腿走镇南关。走累了，只好停古树下擦擦汗（关门在今鸿山寺下。关前是两行老树、一片荒冢。即今大生里地）。曾有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在厦大一年只花四十块钱，连来回旅费在内，这真是穷学生呵！

同学们生活虽淡泊，却虎虎有生气。我们有种种学会、有学社、有诗社。使我最不能忘的是这诗社，它叫苔苓诗社，社员似有三十多人。每学期征诗一两次，出题的是毛夷庚师和陈石遗师。但我们每学期做诗不止两次，深夜课毕，三五相招，便拈题限韵；星期假日，登山玩水，便负手征吟。我们也和运动员出征一样，到鼓浪屿菽庄花园买菊，到厦门图书馆和一班名士老儒连韵斗句（那时厦门图书馆长是周墨史先生）。文约约的生活，想来也够好笑。

由苔苓诗社我不禁又想起已故的同学谢倬君。他是社中一员健将，他的辛酸的热泪、清白的心肠、卓立的气概，不愧为一位大学生。读了他《敝帚集》（本校图书馆存有此书）便可知道他的精神。



“日月双丸转”，今年竟是厦大诞生的第十六年了，离开我们毕业的时间已十一年了。演武场今日别有一番景象，碧草如茵、绿荫成盖、芳气氤氲、风光旖旎。这远非昔日草莱初辟的情形可比。对着这艰难缔造的成绩，令人油然而生敬。我们同学爱母校所赐尤多，饮水思源，更当知如何报答哩！

民国廿六年三月一日

原载《厦大校刊》第一卷第十期，1937年8月





Fenghuang Shuxia

母校生活鳞爪

◇ 27 级 振

离了鹭岛后，为着生活的鞭策，十年来我很少写作，前天白芦兄再三敦促着要母校廿周年校庆特刊的文稿，我真是有点窘了。因为“忙”、“生疏”、和无法执笔的关系，只好将旧日的日记所载着的母校的一些鳞爪抄下，聊以塞责，自知是浅薄极了，好在聊供诸同学们笑，也无所谓吧。

×年×月×日

注册的手续办了以后，我被指定在映雪楼内居住，一切是陌生的。为要适应这新环境，不出岔子，我便开始去寻觅父亲所给我介绍的素未谋面的吴君，楼上楼下走了几遍都没什么结果。究竟住在哪里，我有点茫然，恰好这时候遇着一位同乡 K 先生，他指示我一切，终于见着吴君，他那华丽的西装、肥胖的身材、温和的词句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宿舍一切东西整理就绪后，我开始写些报告上学情形的信给亲友。

×年×月×日

映雪楼的尽头是膳厅，膳厅的东首是一间小商店，里面贩卖香烟、水果、面包、西饼、牛乳、豆浆、糖果、咖啡等类，是同学们闲谈小吃的处所。掌柜是一位中年的女人，帮她照顾买卖的伙计们都唤她“三姑”，因此同学们也这样



跟着叫唤。她有四十多岁，圆圆的脸落在肥胖的双肩上，有些像“球”的样子，怪好笑的。她熟悉生意经，懂得怎样招待主顾，虽是小小一间店，却也门庭若市。尤其那豆浆和面包是为特色，是同学们早餐的必需品，我也这样地选择这一种的食品。

×年×月×日

这学期我还到囊萤楼四楼居住了，在四楼的天坪上我可以遥望鹭江江水的奔流，盘石炮台哨兵悠闲地踱着方步以及停留海畔的火轮吐着一缕缕浓烟。这一切使我又兴起“乍会又别”的意思，对景不觉惘然！

×年×月×日

今天是端午节，客远的游子当然无法享受西湖箫鼓、蒲酒聊饮的兴趣，为着度节，入晚便联合佑、清、藏等同学到森兴菜馆小酌。

森兴菜馆的老板是个福州人，很会弄几碗拿手好菜，因为是家乡味道，所以很多的同乡都在这菜馆里包饭。这老板很是好赌的，饭菜的可口与否是要看他的赌风如何为定。今天他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想他昨晚大约是赢了钱。

三壶老酒，几盘热菜，我们就这样地狼吞虎咽秋风扫落叶般吃它一个精光，当中还夹以行令、猜拳，总算这一席酒是尽欢而散的。

大家的兴致还异常浓厚，出菜馆沿群贤同安集美诸楼的走廊踱过青色的草场，向着熟悉的江边走去，大家对着江水坐着，志和藏并肩地谈他两人自己的恋爱史，情况煞



是有趣。我和佑大猜其拳，清在沙面翻着跟斗，这一场的个别享受，到了初更梆声响后，方始兴尽而归。

×年×月×日

厨房的菜饭，一天坏似一天，我的吃饭很成问题，因此想改换方针，到校门口大桥头的北方馆子解决，一碗白丝面、一盘菜、几块馒头，每月两餐十元，算是很克己，这学期食的问题我便这样决定。

这馆子的小楼上，每餐聚了二三十个同学在一起，热闹异常。中间有位同学能够每餐吃二十块馒头、二碗白丝面，弄得馆子老板叫苦连天，所幸我们食量小，可以给他一个弥补机会，不然，怕不亏他的老本么？

×年×月×日

今晚的月亮是分外皎洁，草地上洒遍银色的光辉，风景幽然！因为明天是星期日没有功课，所以便和藏、清、佑等到草场上踱着方步来一个月夜谈心，大家的话便有时谈到童年回忆、中学生涯，有时又转到未业的一切。

顺着月光又转到赴南普陀寺的路上，鞋声、蛙声和远处钟声交响着，又是一番风味。寺就在学校后面，为厦门名胜之一，寺内的素面炒得很不错，我们是常常光顾的。大家一直到了后山席地而坐，对着高空明月、清林野寺，不禁乡思悠然。

×年×月×日

四年的大学生涯已经结束了，在将次离开学校的当儿，我不免感到种种的留恋。今天闽海学会的同学们在鹭



江三友菜社举行一次欢送会，领略他们的盛情，惋惜彼此的别绪，席间我便不知不觉地吃了很多的酒，宾主都有些醉了。

临别，术河兄说了几句话，我是很感动的。他说：“兄：你不是说学校中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吗！但更高的使命引导你离开这一群，此际要分手了，祝我们的友谊与日俱进，而你做我人生路上的 Pioneers。”

原文作于 1941 年





Fenghuang Shuxia

记忆中的往事

◇32 级 杜复钦

我进预科补习班

在初中的时代，我的教师当中有克惠、天民、何适三位是厦大的学生，同时我的二哥亦在这最高学府的文学系读书，所以我脑子里早已有了“厦大”这名词的印象。民国十五年我到了厦岛，随从会见了这背着普陀青山、面着鹭江绿水的森严、雄伟而玄秘的学府！那时的我真如乡下佬看大观园，惊奇而又赞叹。内心暗地里想：不知我此生有无此缘福能住这宫殿式的巍峨高楼啊！

机会终究来临，报纸上刊登着通告说：厦大招收预科补习班生，初中毕业即可应考，考的学科有四门：党义、国文、英文、数学。数学则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种；英文则有文法和作文。由了我二哥的通知和鼓励，我来参加这补习班的入学试验，来时住囊萤三楼二零六号，这是我享受着最高学府膳宿的开始。因为时间甚短暂，我什么都不曾预备，只看了一本《党义问题百解》和一本《党义浅说》，还零星看了一点英文。

考试开始了，第一天是党义和国文。党义题目是由一位穿着灰色中山装拿着博士皮包的先生拿来分的，后面还跟着几位西装革履的先生来监考（后来我才知道是郑先生和注册部的职员先生）。我一翻开考卷纸，原来是十题加



减题：其中我懂得答的有七题，还有三题是属日期的，我莫名其妙，坐在考场中约莫有半点钟莫知所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顿起了冒险的心理，在手指上暗暗地点了数，像卜卦似的，我画上了“加”“减”“加”三个记号。交了卷，溜出了生物院大讲堂之后，我心里一直对答案，“不对”扣去六十分，那就完了。朝鹭江，向着乌石山上炮台，我一面走，一面默默地祷告上苍，要把我点着红银朱。

下一堂是国文，题目是“我的小史”，这个题目我在家里和初中时都做过，所以照老例便从六岁启蒙就塾起至为何来投考预科补习班的缘由止，写了四百多字交卷，在交卷的时候，我注意到穿着蓝布长衣，留着长发辫，而正踱着方步，摇着头，口中吟咏着诗词的周老先生（我后来才知道是周先生的），我联想到鲁迅《呐喊》的“孔乙己”，忍不住口里泛出了微笑。

第二天上午是考英文，作文题是“Opium”。文法是写“good”、“bitter sour”、“eighter or”等十字的 antonym，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无从答起，只好先开始作文。作文题“opium”这字的意义，亦是几日前恰巧在课本上翻到的，因此我就写了“Opium is a kind of plant”诸如此类的句子，涂墨涂白地写上了六七十个字。正在搔头摆脑没办法中，我忽然听见我隔邻的一位口中念着“good”，“bad”，“bad”三字，于是我恍然大悟：大概是要写他们相反的意义吧？是不是，天晓得！横竖我要写，便把我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那有什么办法呢？

离了考场后，跟着我后面出来的一位厦门乡亲，他低声地问我道：“喂，Opium 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了他后，他笑着说他不懂，而把整个考卷填上了“Opium is Opium”。